

燈火闌珊處

人生憑闌處

童 心

讀了你寫給我的最後一封信，我的心被揪着，好痛。你的字一定被淚水泡過，字字透着無助。你思考太多的問題，生與死，愛與恨。以你17歲的年紀，這些哲學命題深刻又嘲諷。

我不知道該如何安慰你，因為我一直以為，你是另一個「我」。你所面對的那麼多苦痛、掙扎、糾結，以及夜半時分的清醒與絕望，我都曾經有過。我曾試圖尋求幫助，可那時候翻遍通訊錄，也不知道可以把誰挖起來，然後說清楚哪怕一絲一毫的心情——很多絕望的情緒，並不是因為某個具體的事情、具體的人，而是忽然意識到，問題是無解的，即便今天暫時解決了，明天依然無可救藥。於是，最終就選擇了緘默，忍受，煎熬，再然後，就是長久的麻木，直到現在，依然活着。

我知道你並不需要安慰，再多的話語，都那麼蒼白。感同身受，這個詞像極了一種與虎謀皮的無病呻吟。換位思考尚且不易，更何況要「痛着你的痛」？但人之所以為人，因為我們有情感，有悲憫。我一定無法體會你的痛，但我不忍心你那麼痛，這種不忍心帶給我的痛也是一樣真實的。我愛你，就像愛我自己。可正如你所說，愛能解決什麼問題？

我想起那一年的春天，我們在北京，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櫻花樹下，一起吟誦冰心的那句「有了愛，就有了一切」。我相信，愛可以讓我們擁有一切。你也曾那麼篤定，你是愛我的。

所以，如果你看見我的這篇文章，也想到我們曾經點燃的希望，想到我會因為你的絕望與放棄等等念頭而疼痛不已，那麼我是否可以向你提出一個小小的請求：我們是不是可以一起放下疼痛，而不去問為什麼？我們活得糊塗一點點，在燈火闌珊處，尋找希望，走向明天。



他鄉港聲

梁家僊

文旅部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

很久以前，人類學會了用火。火能做飯、照明、驅趕野獸和燒製陶器。有了火，人類走出了洞穴，建起城市，造出蒸汽機，點亮城市。火是人類親手馴服的第一股力量，也是至今最強大的一股力量。我手上的紅扇也是紅紅火火。

今天，我們親手創造了另一股力量。AI幾乎無所不能：寫報告、做翻譯、畫圖紙、看病灶、開車、和人聊天……這是新時代的新火種。但我們可能忘了：火，不只是會做飯，也會燒人。

你有沒有這種感覺：刷短視頻時以為是自己在挑內容，但刷了兩小時之後，根本停不下來？不是你選擇了內容，是內容選擇了你。平台上的算法，就像一個比你自己還了解你的「廚師」：它知道你愛看什麼、怕聽什麼、會為什麼買單。它不斷把你最愛吃的東西推到你面前，你吃飽了它依然不停手，因為那是流量。你以為你在使用工具，其實工具在使用你。你以為你在生火做飯，其實火在烤你的手。更嚇人的是，你每天都在「餵養」這把火，走路、聊天、搜索、點讚，這些行為變成數據和訓練AI的燃料。但產出的數據歸平台所有，你連所有權都沒有，你已經成了AI系統的「透明人」。

過去，下班就是下班。智能手機和即時通訊普及之後，「下班」這個詞變成了一個歷史名詞。下班後手機和電腦的信息……你以為你在休息，其

信而有征

劉 征

毛姆在自己的《毛姆自傳》當中寫道：「文化的價值在於它對於性格的影響。如果它不能使人們的品性變得高尚，變得強健，那麼它就毫無用處。」因而，「文化的目的並非是美，而是善。」這段話乍聽之下，像是發自於一個滿口仁義道德的人士之口。也就是說，毛姆將生活崇高化了，並潛在地，根據一種被稱之為道德感

的東西來為他作品中的人物排班列次。但毛姆並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講究道德的人，他沒有遵從於一套大眾認知的道德標準，而是把一種堅持本心的「真」當成了獲得獎賞的饋贈。所以他的道德感在於價值，而擁有價值的終極目標，是找到自己是誰。於是，我們發現，慷慨如華特（《愛在遙遠的附近》男主）、仁慈如拉里（《刀鋒》男主），抑或是冷酷、自私、單憑自己的喜好就拋家棄子的思特里克蘭德（《月亮與六便士》男主）都可以成為毛姆著述立傳的對象。而他們最終從別人口中那個具有人格缺陷的人變成了一個聖人。這聖人的形象就是他發揮了天

窗常開

潘明珠

中國人也有嘩鬼節嗎？讀書會上，小朋友童言無忌地問，還有興趣接着問：那麼，我們也要整蠱做怪、扮鬼扮馬嗎？

我搖搖頭說：「中國人的鬼節稱為盂蘭節，文化意義完全不同呀！」於是，我給青少年小讀者們看一些圖片視頻：農曆七月，詩經云：七月流火，香港筲箕灣、九龍東頭邨及大角咀等地，都有舉行盂蘭勝會，附近的球場上，臨時搭起大竹棚，盂蘭節前後的日子，設有各種彩麗的紙紮冥界鬼魔，大士、神馬、白燈籠等，展示盂蘭傳統儀式，潮汕民間稱這節日為施孤節，這已是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統節慶。

我向小讀者講述佛、道兩教雖然起源不同，但都會在盂蘭勝會捐獻做功德，酬謝神明庇佑，可給在生父母增福及延壽，同時也為拜祭去世親人；並分衣施食予孤魂野鬼，助以超渡。儀式莊重，旨在強調在世者必須「修德立品」，而不必扮鬼啊！

我期望以親切方式讓青少年加深了解這項傳統節慶，建議大家親自參加9月4日至6日共3天（農曆七月廿三至廿五）於維園舉行的盂蘭文化節，現場主題核心區有大型竹編油紙燈籠，高達2.5米，既具特色又承載文化的意義，包括慈悲吉祥，孝親敬祖，多施功德予眾生，行善積福。

主辦方香港潮屬社團總會，更舉辦「搶孤競賽」，由參加者利用特製的「孤

盂蘭文化 功德意義

承」比賽搶接福米包，在刺激比賽中，可感受昔日在三角碼頭貧苦大眾在慈善布施活動中的情況，別具心思意義。

這3天傍晚在維園更可觀看實景互動劇《渡海·渡人》，導演吳均熙、編劇樊家駿及演員們，把昔日1960年代在上環三角碼頭，初到香港的潮籍咕喱（苦力）孟望海的感人故事溫情地演繹出來，其中望海在偷渡游水來香港的場景特別驚險，他孤單坐在碼頭望着海，盼望在茫茫人海能找到出生入死的兄弟，但失聯真令人嘆奈何。他內心鬱結怎樣在盂蘭勝會中得以放下？值得大家去觀賞及思索。

盂蘭文化節每天皆備精彩活動，大人小孩還可參加各種工作坊，例如紙紮作、功夫茶、潮州鐵枝木偶、八寶神器錦畫書籤手作、潮州話學堂等，如果拿到功德存摺，並收集了不同蓋印，更可獲得精美的盂蘭文化節紀念禮物呢！心動就行動吧！



用以搶孤競賽的工具「孤承」。作者供圖。

玩AI如玩火

實在等消息。火燒起來了，你滅不掉。而且AI讓火燒得更猛了，以前寫份PPT報告要一天，現在AI一個小時搞定。別人用AI一天幹完你一周的活，你敢停下來嗎？更要命的是，這把火正在「吞掉」更多的工作。寫報告、做翻譯、分析數據，這些曾經大學生畢業才能幹的工作，AI接手了。人往兩頭走：要麼去做只有人才能做的判斷、負責、創新的事，要麼乾脆沒事幹。沒有中間地帶，火不等人。

火是人類造的，但火一大，人就容易忘記自己才是主人。AI可以寫詩、作畫、寫代碼、做設計……當AI越來越像人，人到底是什麼？更大的危險是，人在把越來越多的「決定權」讓給機器。貸款批不批、簡歷篩不篩、新聞推什麼、判什麼罪、用什麼藥，AI都在參與決策。「是AI讓我這麼做的」，越方便也越危險。你可以推卸責任，但問題是當AI替你做決定，背鍋的後果還是由你自己來扛。更隱蔽的是，很多不會用AI的人，正在被「排斥出去」。那些缺乏數字技能的人，沒人僱用，沒地方去，像被丟在河岸上看着火燒，卻夠不着火。火越大，被烤到的人越多，被丟下的人也越多。

火能取暖，也能燒人。AI這把火，不僅燒手，還燒人 and 人之間的關係。有些企業在招聘用AI篩簡歷，因為技術崗位男性居多，竟然讓AI把女性的簡歷打低分。火是沒有記憶的，但你給它餵什麼數據，它就記住什麼偏

見。技術鴻溝也在擴大人和人的距離，高端芯片、核心算法、頂級人才，都集中在少數國家和公司手裏。在AI產業鏈裏，有火的人和沒火的人，差距在加速拉大。深度偽造就更不用說了。AI換臉、語音克隆，讓眼見為實變成了歷史。當任何人都可以生成「任何人的任何話」，信任就沒了，你還能相信誰？

燧人氏鑽木取火，給人類帶來了光明和溫暖，但火也能燒毀房屋、焚掉森林。問題從來不在火本身，而在用火的人。第一，規矩得跟上。明確數據所有權歸用戶，不能誰平台大誰就拿走數據；建立「算法審計」制度，定期給關鍵領域AI做體檢，有沒有偏見、漏洞和偷偷伸手。第二，技術得向善。發展「可解釋AI」，讓AI的決策過程透明，建立「人在回路」機制，關鍵的決策，人必須說了才算。第三，教育得補位。讓人懂一點算法的邏輯，不被算法牽着鼻子走。強化人文教育，守護人之為人的底線，會思考、有溫度、敢擔當，這些東西AI再強也給不了你。第四，全球得合作。AI技術不能只攥在少數人手裏，防止「一家獨大」；關注被甩在後面的人，確保AI的紅利能普惠所有人。

火本身沒有對錯，燧人氏取火的時候，大概沒想到火能燒掉整座森林。人類學會馴服火，烹飪、製陶、冶煉、發電，不被野火吞噬。AI也是一樣，可以燒暖房子，也可以燒毀房子。關鍵不在於火，在於用火的人。

史詩

性，並使這種天性成為一種價值原則。

也就是說，當一種道德感以一種非道德的方式成為一種品質，它就擺脫了膚淺而傳統的道德形象，而是一種本質的道德，即勇氣、真我和堅定。因而，道德感並非是意氣用事。以這個標準，現在我們所看到的許多作品，當中充滿戾氣和無所畏懼，就不能稱之為好的道德。畢竟，勇氣和戾氣是不同的。勇氣是英雄的特質，他按照某種自己所秉承的原則在行動。戾氣卻屬於懦弱者，是對自己無法改變的事物感到無助，並使之情緒化。這也就注定了史詩的不可替代。儘管在很多年以來，史詩已經被人遺忘了。

但是，這還有一個需要糾正之處，並不是講一個歷史故事就叫做史詩。恰恰相反，史詩是需要先有一顆成為史詩的心，才能稱之為一部史詩。這就不得不說，倘若我們在一部電影或者文學作品當中看到了一個鼓舞人心的角色，他們不因為自己的困頓和被輕視就淪為弱者，恰恰相反，他們因為自己的價值感和使命感成為一個令人敬仰的人。這才是英雄敘事的特質。

在早幾年，這種敘事已經沒落了。我還

記得，《007：生死有時》的結尾，作為主角的新一代占士邦被炸飛了。似乎預示着英雄的終結。就像《新科學》所預言的那樣，英雄的時代已經過時，現在是庶民的時代。所以，與英雄最相適宜的史詩敘事也沒落了。

然而，這並不是真的。這幾年有很多新史詩的誕生，從《沙丘戰戰》，到正在上映的《奧德賽》，他們都是史詩敘事。在其中，有一個不會被困難打倒的英雄。而且，這位凡人英雄身上最令人不可忽視的，就是他的缺點。他或許是一位凡人，或許會在一時貪圖聲譽，甚至迷茫，但他終會打敗一切，重新成為一個英雄。在這個過程當中，堅持是他僅有的東西。而這個堅持之所以被稱之為堅持，正是因為所有人都動搖的時候，他內心深處相信一些東西，這東西叫做信念。這是最能可貴的力量。就好像你也可以成為那個依靠自己的意志戰勝一切的人。所以，史詩並不是歌頌英雄的，而是講述成為英雄的條件。換言之，誰能找到自己的信念，誰就會成為英雄！

周星馳電影索隱

琴台客聚

潘國森

電影等同於有聲電影的小說，故此也可以說是文學的一個分支。西洋文學理論有所謂「有益」和「有趣」，「有益」涉及教育和教化，「有趣」則涉及快樂和美感。跟我們「文起八代之衰」，是輕鬆得太多了。

電影同時又是一種大眾傳媒（Mass Media），電台或電視廣有三大功能，即教育、資訊和娛樂。娛樂屬「有趣」，教育和資訊則算「有益」。

《給阿嬤的情書》全劇有悲有喜，是其娛樂的部分。給觀眾重溫喬治的歷史，是提供人們忘記已久的資訊，電影開場的一句「做人要有情有義」，便是教育。

周星馳電影大都非常「有趣」，他卻說自己的作品都是當成「正片」來拍攝，卻總被歸類為「喜劇」。《功夫女足》之後，他在一次訪談說「無劇本時代已過」，說明這位曾經天馬行空的電影天才已經成功蛻變。既是「正片」，除了有趣當然還得要有益。《少林足球》的金句：「做人如果無夢想，同條鹹魚有咩分別呀？」鼓勵萬千曾經失落的年輕中國觀眾。鹹魚在粵語中又暗指「死屍」，「翻

生鹹魚」則指曾經跌到谷底的人东山再起。

《功夫》的「教化」可以體現在五郎八卦棍高手「阿鬼」移用自荷里活電影的遺言。先是《蜘蛛俠》（Spider Man）的「能力越大、責任越大」，然後是《義膽雄心》（The Untouchables）的「What are you prepared to do?」（你打算怎麼做？）這個中心思想與開場和結尾都有老乞丐（隱世武林高手？）向小孩兜售武林秘笈相呼應，兩回都有同一句「維護世界和平」。

因看了《功夫女足》，回顧了「星學索隱派」，再聯想到《功夫》和《少林足球》。話題也扯得遠了。潘老頭與星仔（周星馳）是同一代人，我們小時候除了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粵語武俠電影，還看過日本製作的動畫漫畫，同樣有「維護世界和平」。不過由破壞世界和平的日本人說出來，也太過諷刺。回到今天我們親身經歷的新時代，那邊是軍國主義的幽靈蠢蠢欲動，這「維護世界和平」還真的要靠我們中國人呢！

星仔在《功夫女足》宣傳期間喊出「中國功夫世界第一」！面對時代的新挑戰，在看電影好好娛樂享受之餘，真要重振中國人原有的尚武精神。

三鄉中醫藥新醫院

香港人到內地鄰近地區就醫已十分普及，除香港公立醫院輪候時間太長、收費加幅過高外，政府的鼓勵、內地沒輪候期困擾、選擇多、收費廉宜、

翠袖乾坤

余似心

醫生質素高、服務佳等，都讓香港市民不惜踏上較長的路程北上求醫。我一位朋友心嚮往來有問題，在港一直治理不了，高級私家醫院都告訴他，香港沒有那款先進的治療儀器，只在內地有，可見內地在醫院設備都極為科技化了。

我今年獲悉位於中山三鄉鎮的「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中山醫院」開始投入服務，已急不及待前往作檢查，這是中山居民之福，也是港人的喜訊，大家又多一個預防和醫療的選擇。三鄉位於中山的南部鄰近珠海，由港珠澳大橋乘金巴，再花20分鐘至50分鐘車程，視乎是打車還是搭乘公交，便到達位於中山溫泉旁的新醫院。

我初時對它那長長的名字和中醫藥等字眼也有些迷茫，其實簡單來說，它是一家設備先進而齊全的正式醫院，只是治療方式兼備中醫和中藥。即如最先投

入服務之一的骨科，醫生會以磁力共振、電腦掃描（CT Scan）等為病人檢查，如有需要除藥物外，還安排推拿和針灸等中式治療；甚至打造「中醫醫療+溫泉康養」模式，引入溫泉區的自然泉水以其豐富的礦物療養。

雖然是一家鄉鎮醫院，它較香港任何一家醫院都要大，佔地89.1畝，建築面積18.2萬平方米，兩幢住院大樓設20個標準住院病區，可容納1,200張病床。門診樓有診室229間，還有分工細緻的急症室。

院內圖文並茂介紹所設的眾多先進醫療儀器。做過檢查如磁力共振等，報告立即傳到病人手機。要光碟的話職員會代為下載，病人可回香港尋求更多醫療意見，用回鄉證也可以用手機在醫院程式預約或到達後才登記。該院還未全面投入服務，醫療服務會逐步增加。



●位於中山三鄉的新醫院。作者供圖。

當AI開始寫詩

網人網事

狸美美

詩人狸老竇某日氣呼呼吐槽，說看到新聞裏寫：AI可以在一分鐘內生成數十首隱喻精妙、韻律和諧的古詩。狸老竇直呼「破防」，說連靈魂最後的聖地——詩歌，也被演算法徹底攻陷了。

狸老竇所言非虛，早在去年，西安交大的金中教授就曾做過實驗，讓AI以李白50首詩的首句破題和詩，結果雖然「李白斗酒詩百篇」，但AI更是在70分鐘內狂寫出了9,804首。至於質量？金教授隨後讓網民分辨哪首是古詩哪首是AI，正確率只有40%。

坦白講，初聽這時事，小狸心頭確實掠過一絲微妙的荒謬感。因為詩歌多少不同於其他文體，它更純粹更浪漫，是人類精神家園裏最特別的寶石。而偉大的詩作必源於深刻的感受，或是愛恨嗔癡的淬煉，或是痛徹心扉的失眠，或是目睹夕陽西下時那平靜卻震撼的無名落寞。可演算法既沒有心跳，也未曾愛過任何一個人（至少現在還沒聽說），全憑幾十萬首經典詩作的數據庫，就能精準拼貼出感人肺腑的篇章。這是不是意味着，人類的情感與文字，貶值了？

但小狸轉念一想，我們若糾結如此，又何嘗不是陷入了某種「效率至上」的迷思？這又是符合詩意之本意的嗎？

莊子曾講過「無用之用」的故事：一棵大樹因木材彎曲、不合規矩，無法被匠人砍去造船或做棟樑，因而得以長成參天之勢，為過客提供陰涼。在極度講求實用主義的當代社會，詩歌，無疑就是這種「無用」的代表——它不能充飢，不能抵債，也不能提升任何KPI。但也正是在這個「AI能寫詩」的時代，詩歌真正的「無用之用」才徹底

凸顯出來。

AI寫詩，寫的是「結果」。它通過數據模型，選擇了概率上最合適的詞語組合，產出精美無瑕的文字符號。而人類寫詩，寫的是「過程」與「存在」。

比如寫出了「千山鳥飛絕，萬徑人蹤滅，孤舟蓑笠翁，獨釣寒江雪」的柳宗元，當時正身處政治低谷，被貶永州。短短20字，不僅把孤獨感放大到天地間，更在一片冰冷靜謐中表達出極度的孤傲與堅持。設身處地想，他在成詩前的心路歷程必是混亂、痛苦和漫長的，而這種「掙扎」成就的詩作，正是生命在感知自身存在的證明。AI可以輕鬆生成一萬首關於孤獨的詩，但它確實從未感受過一秒鐘的孤獨。

所以，當AI接管了所有「有用」的領域，包括寫出比人類更强的仿詩，它實際上是幫人類卸下了實用主義的枷鎖。它提醒着我們：世界的終極意義或許並不在於「產出什麼」，而在於「感知什麼」。我們終於不再需要為了展現文采去堆砌詞藻，因為演算法在這方面早已超越我們。留給我們的，是回歸詩歌最原始的本質：一種純粹的生命體驗，一種無目的的自我傾聽。

當AI負責精準，人類便可以安心地去迷茫、去感傷、去擁抱那些漫無目的的微風與時光。在萬物皆可被計算的未來，正是這些看似「無用之用」的感受力，讓我們依然是個活生生的人。

最後，小狸讓AI也寫了一首關於「孤獨」的詩，作品如下：「雲深無客至，暮色滿孤林。不及潺潺水，清泉自照心。」寫得多好啊，AI會寫詩不一定全是悲涼，也可以是一場人類與自己深度和解的清修。當雜念退去，天地間只剩下自己時，反而是得到真正詩意的時刻。